

马克思“自由个性”的本质内涵探析

王蓉^{1,2}

(1.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2;

2. 太原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32)

[摘要] 马克思的“自由个性”思想是贯穿其人类解放思想的一条重要线索。“自由个性”的本质内涵,即究竟什么是“自由个性”,可以概括如下:人的“自由个性”应当是“现实的人”在“普遍的物质变换”的前提下,在“个性”与“依赖”的辩证运动中加以实现;人的“自由个性”应当是衡量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价值尺度,即人的能力的全面提升以及交往和需求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个性”应当是“每个人”和“一切人”的和谐统一,是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是个人利益和共同体利益的和谐统一。

[关键词] 个性;自由个性;依赖;全面发展

doi:10.3969/j.issn.1673-9477.2023.04.010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23)04-0068-08

马克思的“自由个性”思想是贯穿其人类解放思想的一条重要线索。对于“自由个性”的本质内涵,即究竟什么是“自由个性”,马克思在其著作中虽然没有明确的阐述,但仔细研究其著作文本不难发现有关“自由个性”的思想在其众多论述中潺潺流淌,笔者经过研究和总结,将其概括为下列三个方面。

一、“自由个性”实现的前提条件

(一) 以“现实的人”为实现主体

“现实的人”这一概念,是马克思“自由个性”理论的主体范畴。在具体的物质生产实践中,人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区别于青年黑格尔派以及之前的所有人本主义思想,马克思将人的概念从纯粹的理念中解脱出来,放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作为哲学主客体关系中的主体存在,“现实的人”将一切哲学问题的出发点引向了人的实践,正是人的这种物质生产实践成为了连接物质与意识的纽带与桥梁,成为了主体认识客观世界的途径,成为了认识到达真理彼岸的螺旋式上升的推动力。在物质生产领域,人的需求的满足成为了驱动生产力发展的源头动力,在需求的驱动下,才会有手动磨到蒸汽磨的发展,才会有一次又一次的产业革命的爆发。在生产力发展的带动下,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由生

产关系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不断地从低向高向前发展,形成了不同社会形态的历史演变,构筑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恢宏画卷。

以“现实的人”为哲学起点,“自由个性”中的个性当然就是现实的从事物质生产实践的人的个性,而不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者们所谓的原子的个性、绝对理念的个性,抑或存在于人类本质中的个性,是超越了现实的人的个性。人的个性不是某种与生俱来且固定不变的抽象,而是在现实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变化,受物质生产条件制约的人的个性。因此,个性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由于不同的阶级分化表现为不同的特点。在人类的史前时期,在以部落、氏族、家庭为单元的社会结构中,表现为人与人彼此依赖的个性特征;在人类社会进入以阶级分化为标志的文明社会之时,人的个性就成为了阶级的个性,人不因为是人而具有个性,而是因为属于某个阶级而具有这个阶级的个性。在阶级差别的作用下,人自出生之时便具有了无法抗拒的偶然性,成为了“偶然的个人”,类似贵族与平民、地主与农奴这种阶级的偶然性被统治阶级描述为一种无法抗拒的“天意”。“偶然的个人”与“有个性的人”相对立,是个性发展的异化形式。“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之间的差别,不仅是逻辑的差别,而且是历史的事

[投稿日期] 2023-08-07

[基金项目] 山西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课题(思政专项)(编号:SZ-21106);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思想政治教育专项)(编号:2023ZSSZX105)

[作者简介] 王蓉(1980-),女,新疆乌鲁木齐人,博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政治教育。

实。”^{[1]79} 在阶级的裹挟中,“偶然的个人”被贴上了与生俱来无法改变的标签。其拥有的财富数量往往成为了判断阶级层次的标准,也成为了形成阶级个性的标志。以“现实的人”为哲学出发点的历史唯物主义个性观,揭示了资产阶级一直以来遮掩的阶级统治实质,粉碎了服务于阶级统治的形而上学的个性学说,成为了唤醒广大无产阶级的理论武器。

(二) 以“普遍的物质变换”为形成条件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2]104} 从马克思的《1857—1858 经济学手稿》里的这段表述中可以看出,“普遍的物质变换”是“物的依赖”阶段形成的前提条件,也是“自由个性”阶段达成的必要基础。

“物质变换”是财富的社会化生产的前提,也就是产品的交换。在最初物质变换过程中,使用价值是促成交易的指挥棒,使用价值的相互替代是交换的唯一目的。在商品交易过程中,商品之间交换比例的衡量标准就是商品的价值,也就是生产该商品的劳动的物化,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量需要劳动时间来具体表现,因此劳动时间成为了衡量商品价值量大小的标准。在交换价值的主导下,商品实质上就是人的社会关系的物化,每个人生产出来的商品都是为了同他人生产的商品进行交换,这个产品的生产同时是那个产品生产的前提条件,人与人之间由于社会化的生产形成了彼此之间的依赖,这种依赖就表现为物与物的依赖,因此可以看出,物质变换是形成物的依赖的前提条件,正是由于物质变换的需要,才形成了发达的商品经济,才形成了物化了的人与人的关系。

“普遍的物质变换”是社会化生产的必然结果,是随着交往的扩大、分工的发展而形成的必然结果。在“物质变换”需求的推动下,人类交往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伴随着工商业同农业的分离,城乡、脑体随之分离,人类逐步进入了以工业生产为主的社会形态和以商品经济为主的经济形态。在社会化大生产的车轮下,人与人形成了广泛的协作,不论是物质生产领域的协作还是精神文化产品的传播,不论是市民社会的经济交往还是国家之间的政治交往,都预示着交往的充分发展,都证明了人类社会的世界历史走向。在交往的充分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愈加普遍的物质变换,而物质变换同时也加速着人类

的深度交往。

由此可见,交往的充分发展和分工的深入细化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普遍的物质变换”,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改变了人的个性发展之路。在“普遍的物质变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充分发展,为社会形态达到“自由个性”阶段进行了物质力量和阶级力量的准备,是实现社会形态向最高阶段跃迁的必经阶段。

(三) 以“个性”与“依赖”的矛盾运动为动力

个性是每个人具有的独特个人特质,这种特质不是与生俱来或固定僵化的,而是应当随着社会发展 and 环境变化具有充分发展的空间和可能性,个性的全面发展是人作为社会主体实现个体解放的主要内容,因而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也是人的个性的发展里路,通过人的个性的发展程度衡量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阶段无疑是十分科学的一种研究方法,是马克思观察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化学试剂”。根据《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自由个性”的经典论述,“自由个性”阶段的到达需历经“人的依赖”和“物的依赖”两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跃升都是人在一定程度上对“依赖”的摆脱,是人的独立性的逐步实现,“自由个性”是发展“个性”与摆脱“依赖”这两个过程的辩证运动的最终结果。

整个前资本主义时期都是马克思所谓的“人的依赖”阶段,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表现出来的对他人的依赖程度是不同的。由于敬畏自然和生存需要人们不得不栖居于一定的群体中,血缘和种姓成为了远古时期人们从事生产以及血亲复仇的坚定信仰,在这种群体中人的个性化身为民族的个性、家族的个性、部落的个性而存在,人的个性是体现在狭小地域范围内,拘泥于有限的生产生活范围的个性。随着家庭、私有制、国家的出现,人的个性发展进入了新的依赖阶段,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在人的个性发展层面呈现出共同的依赖特征,在生产关系层面表现出来的特征就是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和同人身依附关系紧密关联的分配制度,“交换手段拥有的社会力量越小,交换手段同直接的劳动产品的性质之间以及同交换者的直接需求之间的联系越是密切,把个人互相联结起来的共同体的力量就必定越大”^{[2]104}。在“人的依赖”阶段,财产因其主人的个性而拥有个性,人不是因为财富而拥有地位,相反是因为天然的等级地位而拥有财富,这种天然的等级划分就构成了偶然的个人,人的个性受这种偶然性决

定被贴上了特权的标签,整个社会是一个严密的身份关系之网,人身依附关系体现在经济生活的每个方面,奴隶因其主人的个性特征而拥有个性,农奴因地主的身份而拥有个性。

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统治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打破人身依附,获得平等的自由竞争环境,为交换价值的发展开辟道路。以每一个互不相干的人之间的全面依赖代替那种以血缘或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依赖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体现。这种生产者之间的全面依赖指的就是由交换价值取代使用价值后物化了的的社会化生产,也就是人对物的依赖。在物的依赖阶段,主导社会发展的不是教会骑士或官宦侯爵,而是所有人对“孤立化和个体化的交换价值,即货币”^{[2]103}的普遍追求。对货币的追求驱使着每一个不相干的人被一种共通的价值勾连起来,彼此依赖,彼此生产的正好是彼此需要的。生产的充分社会化是形成这种物的依赖的重要前提。这种物的依赖阶段的人是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的独立的人,是能够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从事物质生产的人,是摆脱了一切等级标签,只受资本市场左右的自由的人。

人的个性解放并不是回归原始共产阶段,而是在物的依赖基础上向更高阶段的迈进。这一历程就显现出“个性”与“依赖”的辩证运动,在人的个性发展过程中伴随着不同的依赖性,在不同的依赖中人的个性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滋养,独立性逐渐显现,个性获得了愈加充分的发展空间,两者辩证运动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就是通往“自由个性”的曲折之路。在对物的“爱恨交织”之中,“个性”与“依赖”的矛盾运动不会停止,“个性”终会在“依赖”的否定之否定中到达“自由个性”,“自由个性”的实现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是人彻底摆脱一切依赖和桎梏真正回归本质的过程,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社会才是共产主义社会最鲜明的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社会追求。

二、“自由个性”是衡量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尺度

(一)“自由个性”是人的能力的全面提升

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个性”主要是指构成人的个性的各种因素(包括人的体力、智力、才能、兴趣、品质等)、各个方面都得到充分发展。而在构成人的个性的各种因素中,马克思尤其强调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他说:“全面发展的个人也就是用能够适应极其不同的劳动需求并且在交替变换的职能中

只是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生产职能的痛苦承担者。”^{[3]515}马克思还把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与人的自由个性的实现直接联系起来,认为“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2]108}。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并不是指个人终将成为无所不能的全能的人,而是强调个人能力的多方面发展对于造就其丰富的个性的重要性^[4]。实现个性全面发展的个人对社会关系的掌控能力是前人所没有的,然而这种能力的极大提升是建立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基础上的,也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唯有商品交换充分发展时,在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的商品社会中,人才能够有精力从繁重的劳动生产中解脱出来,获得充分的发展时间和发展空间;唯有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产品生产,才能营造普遍的市场竞争,并且通过竞争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现实能力,激发人的潜在能力。人的全面发展的最主要内容就是个性的全面发展。作为人视线内全面发展的最高价值尺度,“自由个性”的达成首先就是人的能力的全面而普遍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能力的全面提升,不是某一方面的能力提升,应当是整个能力系统的全方位发展。在复杂的能力体系中,体力与智力是最基础的自然能力,是自然在人身体上的力量延伸,还是在人类社会中的力量体现。人的体力与智力的发展,是马克思从人类历史深处观察人的发展的角度之一。人类从原始丛林中走来,通过劳动占有自然,在对自然的改造过程中发展了自身的体力和脑力,人的体力和脑力本身也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力量的显现,体现为在一定天赋基础上的后天养成。在一定的自然能力基础上,社会能力体现为从事劳动生产和自身生产的能力,其通过劳动生产和自身生产推动社会生产能力的进步,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对社会发展的适应和驾驭。发挥社会关系的主体能力,即人的社会能力增强的过程,就是实现生产关系不断调整、上层建筑不断完善的过程,是实现社会形态跃迁的可能性前提,也是实现文明形态不断进步的基础性前提。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发展人的现实能力,更重要的是要挖掘人的各种潜在能力,潜能的挖掘是实现人的个性全面发展的重要方面。人的潜能包括自然潜能和社会潜能两个方面。自然潜能是人可能具有的包括生存、繁衍等源自人的生物本能的一

系列潜在需求,从茹毛饮血、衣羽服皮到锦衣玉食的转变,就是人的自然潜能被挖掘的现实显现。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自然潜能的挖掘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见证。社会潜能是人可能具有的社会能力,比如社会认可、劳动能力、道德水准、精神追求,等等,同样也是随着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不断被挖掘的内容,是不同阶段社会文明的产物。潜在能力的充分展现,是人实现“自由个性”的关键。因此,人的能力的系统化提升,是人的个性全面发展的主要内容,也是基本前提。

人的能力一方面表现为自然天赋,另一方面表现为社会的产物。在能力发展的过程中,后者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工制度均是塑造人的能力形成的重要经济因素。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文化也是人的潜在能力的生存土壤。在阶级社会中,人的能力因阶级、等级的固化呈现出一定的偶然性,偶然的个人只能从事与其阶级地位相符的社会生产,能力的发展也只是局限在由阶级地位确立的分工范围内。从微观来看,每个人从事的工作是其个人能力的展现,同时也是其能力提升的平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劳动者能力的发展起着不同层面的作用,对人的潜能的培养和挖掘程度也不尽相同。人因为分工而成为一个“渔夫”或者“牧者”,终其一生被限定在打鱼或者放牧的角色中,没有机会发挥其潜能中“从事批判”的可能性。要想将“偶然的个人”变为“有个性的人”,应该着眼于社会的经济发展领域,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除旧式分工,为“自由个性”的生成创造社会经济条件,充分实现人的能力的全方位发展。

伴随着人类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人的能力也逐渐提升,不论是征服自然的能力,还是驾驭社会的能力,都与社会物质财富同向同行。社会物质财富是人的能力对象化的产物,在人的发展历程中,如何摆脱对物的依赖,需要人的能力极大提升。唯有这样才能实现人的主体地位的复归,实现人对财富的驾驭。如何在物质财富的深层揭示出人的能力本质,是正确对待人和物的关系的关键。人的“自由个性”的实现,以人的能力的极大提升为主要特征,因此,在物的依赖取代人的依赖的基础上,以能力的依赖取代物的依赖,才是社会发展的最终走向。

(二)“自由个性”是人的交往的全面发展

人类从自然深处不断走向文明社会的过程,也

是不断接近“自由个性”的过程。在从原始到文明的历程中,交往的不断发展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种共同体形式,铸造了人的个性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又一个里程碑。从血缘共同体到地域共同体,从氏族共同体到民族共同体,从虚假共同体到真正共同体,共同体形式的不断演变和发展都有不同的个性发展程度与之相匹配。“自由个性”的实现就是真正共同体的建成,是衡量人的交往全面发展的价值尺度。交往的全面发展是人实现自由个性的表征之一,预示着人的发展从狭隘的个人走向社会的个人,从孤立的生产者走向交往的生产者,从地域的人走向世界的人。

人之所以起初是“狭隘的、地域性的个人”,是由于人处于狭隘的共同体形式中,低下的生产力造成的产品数量的有限和种类的单一。在商品经济还没有出现的历史时期,人与人的交往仅仅表现为运用共有的生产工具进行简单的协作与互助,在这种生产力条件下,个人借以进行生产和交往的共同体形式是氏族、部落、家庭、家族等自然形成的血缘共同体或历史地形成的等级、阶级、民族、国家等政治共同体。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共同体的狭隘的、一定的形式”是“同个人的狭隘的、一定的形式相一致”^{[5]540}的,因为“共同体的目的,个人的目的——以及生产的条件——是再生产这种一定的生产条件和个人,既是单个的,也是处于他们的社会分离和社会联系之中的个人,即作为这些条件的活的承担者的个人”^{[5]540}。一方面,狭隘的地域性共同体造就了“自然的个人”“依附的个人”这种狭隘的地域性的个人;另一方面,狭隘的地域性的个人所固有的局限性又决定了他们只能形成一种狭隘的地域性共同体。

在因自然关系而形成的共同体中,人本身“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但随着人类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经济关系逐渐蔓延,人的交往范围随着商品交换所能到达的地方不断扩大,在交换过程中人和人才会形成日益密切和广泛的交往。由于交往是以物的交换为媒介的,因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财富即交换价值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以国家形式为代表的政治共同体逐渐充当了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角色,在国家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更为庞大的货币共同体,以本国货币作为金融屏障维护本国经济利益。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超越民族、跨越国界的世界历史正在形成,现代工业市场社会中“狭隘的、地域性

的个人”逐渐地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是以这种资产阶级社会形态而告终的^{[6]33}。

在社会发展的第三大形态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2]104}。共产主义社会是生产力得到普遍提高,交往成为普遍交往,自主活动代替被迫劳动的社会形态。人在普遍交往中形成的个性的张扬,社会主体角色的获得,自然主体角色的彰显,都是“自由个性”的具体内容。在世界历史形成的过程中,由于商品交换的广泛性和普遍性,形成了人的普遍交往。交往内容的宏富推动着交往空间不断扩大、交往速度不断加快、交往范围不断变广、交往的活动量不断增大,人的劳动不断变得更加具有全面性。因此,“自由个性”的生成是建立在普遍交往的基础上的社会的共同生产,是人摆脱了“物的依赖”之后的全面胜利。人不再是由于物的主宰而形成的全面异化的人;人与人之间也不再是既对立又不可分割的矛盾关系;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由紧密依赖达至协调统一,共同体形式表现为自觉联合起来的人的普遍交往的联合体。

(三)“自由个性”是人的需求的全面发展

人的需求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自然需求和社会需求、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生存需求和发展需求、劳动需求和生活需求等。需求内容的日渐丰富和细致,彰显着人的个性发展的广度与深度。马克思认为,每一个“现实的人”首先需要满足的就是吃穿住等生存需求,也就是自然需求。满足了自然需求的人会随着社会的发展环境的改变不断产生出新的更高层次的社会需求。需求的不断增加和不断满足也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辩证过程,是人进行生产生活的内生力量。需求来自于人自身的发展,满足来自于社会的发展,需求与满足的关系就是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的辩证关系。因而人的需求的全面发展是人的自由个性的彰显,对需求的全面满足是社会全面发展的标尺。

在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相匹配的人的有限的需求造就了看似丰富全面的个性,马克思将其称为“原始的丰富”。这种“原始的丰富”主要来自于人的需求与人的原初本质的契合。生产力的缓慢发展,以及为了生存需要而形成的公有制,使得原始社会基本能够满足人类产生于原始

本能的简单需求。因而人的个性在这个时期相对显得比较丰富全面。步入阶级社会之后,个人的需求主要通过阶级的需求表现出来。服务于阶级统治的社会发展需求遮蔽了广大被统治阶级的需求。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不断完善,人的需求的内容也随之发展,呈现出原始社会不曾有过的丰富和完善。除了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不断丰富,人对自身发展的需求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日益成为需求的主要内容。所谓发展的需求,就是不满足于停留在原地、希冀不断进步的需求。人不再满足于生存的基础需求,出现了更多的诸如自由、正义等价值需求,文学、艺术等精神需求,忠贞、和睦等情感需求,和谐、互助等社会需求。每一种需求的具象化都是人的个性的一次重塑,随着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人的个性愈加显现出其鲜活的轮廓。在资本当道的社会形态中,资本的需求成了整个社会发展的指挥棒,给人的发展带来充分涌流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带来了全面的异化:人的劳动需求化身为生存的需求;对生活消费品的需求化身为对货币的需求;发展的需求化身为逐利的需求;一切需求呈现出了物的狭隘面目。资本为了拓展其发展空间,除了在生产领域进行剩余价值的占有,还将目光投向了人的休闲生活领域,因此缔造了更加丰富多彩的消费需求,消费需求的眼花缭乱打造出一个充满欲望的世界,身处其中的所有人都陷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人的个性日渐物化,成为了被各色消费欲望裹挟的商业标签。与资本相伴而生的奢侈品消费需求催生着对自然索取程度的加深;对矿藏的开采从原有的能源需求拓展至对金银、钻石、宝石的需求;对野生动物的猎杀从原有的食用的需求拓展至对皮毛、牙齿、脏器的需求。需求的不断拓展和满足极大地丰富了人的个性,与此同时人与自然的关系日渐紧张,使得人由于遭受大自然的报复而使自己的生存范围不断缩小。随着资本的扩张,生态需求成为了人类较高级别的需求,进一步丰富了人的个性。

综上所述,人的个性指的是建立在人的自我意识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意志、情绪、喜好、能力、需求等众多方面的特征而表现出来的独特性。需求的丰富化是个性发展的显著标志,人的需求实现全面发展之时,就是“自由个性”成为现实之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的能力的不断提升,人的交往的不断扩大,人的需求会愈加丰富并日渐回归人的本质,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人的个性终将走向“自由个性”。

三、“自由个性”是“每个人”和“一切人”的和谐统一

(一) 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

在唯物史观视域下,人不仅是“现实的人”,更是“社会的人”,即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具有社会本质的人。“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60}不论是作为“类”的人还是作为社会的人抑或作为个体的人,其本质都来自于生产实践。人的本质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社会性,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一切社会关系中,人在劳动实践过程中与他人缔结的生产关系是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阶级关系、个人同国家民族的关系、个人同家庭、同事、自身信仰的关系等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都共同构成了人的本质特征。在这个层面上理解人的个性发展,就不难看出,人的个性的完善就是人的社会性本质的最终实现。

因此,人的社会性本质有两层含义:第一,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被称为人,社会性是人猿挥手而别的路标;第二,社会是人的社会,“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8]42},由人的生产劳动构筑起来的关系网络组成了人类社会,人是社会的基本组成要素。因此,马克思的“自由个性”思想所关注的绝不仅是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个性”的实现,还包括处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人的“自由个性”,以及作为“类”的人的个性。人的个性的发展同社会的发展是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在社会发展的同时,其对人的个性进行着塑造,被塑造了个性的人同时又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自由个性”的生成需要社会的全方位发展。人的社会性本质说明社会关系的全面与丰富是人的个性发展的内容之一,也是促进个性发展的因素之一。社会的全方位发展,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全方位发展可以帮助人建立起更加丰富完善的社会关系。在这些社会关系中,人日益成为更加全面的人,人的个性也将得到多角度的关照和多层次的发展。

总之,人的个性的发展过程就是人的社会性本质的实现过程,是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自由个性”的人应当是社会的人的个性自由的实现,在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共同作用下,人在找寻自己社会性本质的过程中逐渐成为社会关系的驾驭者,实现自身的解放,到达“自由个性”的阶段。

(二) 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劳动是人建立社会关系的实践基础,是提升人

的自然能力和社会能力的现实路径,是实现人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主要方式。人类的劳动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经历了独自劳动—集体劳动—社会劳动的发展。在经济的社会形态演变的过程中,人的社会化程度随着劳动的社会化不断加深,人的个性也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发展。在劳动逐渐社会化的同时,劳动也从符合自我意识的自主劳动逐渐变为工具性存在的被迫劳动。

人类起初的劳动是最能体现人的类本质的实践活动,“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7]159,162}。这种满足需要的生存手段造就了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也是自主劳动最原初的表现形式。与人的需求的增加相伴而生的就是协作与分工的出现。协作是分工的最初样态,是最简单的分工。在协作与分工发展的过程中劳动逐渐社会化。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分工日益复杂化,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劳动与劳动资料的分离是劳动丧失自主性的直接原因,绝大部分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分离是劳动丧失自主性的直接后果。劳动自主性的变化是决定社会阶级状况的主要因素。农奴的逃亡是作为单个的劳动者对被迫劳动的逃离,而无产者对劳动的消灭是作为一个被压迫阶级对被迫劳动的反抗。这里要消灭的劳动指的就是成为构筑资产阶级经济关系的雇佣劳动,也就是被迫劳动。只有消灭了这种被迫劳动,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才能使人实现真正社会化的自主劳动。

因此,被压迫阶级对被迫劳动的集体反抗就是发展个性的必由之路,是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加强的必由之路。

雇佣劳动虽然表现为被迫劳动,但它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充分发展的雇佣劳动是实现社会化的自主劳动的阵痛阶段。随着雇佣劳动关系的形成,自然经济状态下劳动者的单独劳动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以交换价值为连接纽带的社会化劳动。社会化劳动的被迫性是偶然的和暂时的,人类社会当然也不可能倒退回自然经济的自主劳动。随着社会经济形态的进一步演化,建立在充分发展了的社会化生产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将会是实现社会化的自主劳动的理想形态。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充分发展过程中,在自主劳动的复归过程中,人的个人价值的实现和社会价值的实现达到了和

谐统一,劳动成为了凸显人的社会本质的主要方式。人们对待劳动的态度从“逃避瘟疫”转向“第一需要”,在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高度统一中实现人的个性自由。

(三) 共同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统一

“自由个性”既是个体的个性发展的理想状态,也是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达到和谐一致的理想状态。因此,“自由个性”应当是个体和共同体的完美调和,是自由人联合体中的个体的个性状态,是实现了每个人“自由个性”的共同的普遍的个性。

具体来讲,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分析了造成人的个性丧失的各种原因,其中包括私有财产的占有,分工的细化和固化,商品的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取代,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驱使等方面。马克思把人的个性发展作为观察社会发展的视角,对未来的美好社会形态进行了理想的勾勒和展望。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因私有制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对立不复存在,因交换和分工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被迫联系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生活消费品的按需分配,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这些改变都帮助人的个性发展摆脱束缚,走向自由。在联合起来的自由人组成的共同体中,个人的个性与共同体的个性高度一致,个性表现为共同的普遍的个性。

共同体是人类交往发展的产物,随着人类不同形式的共同体的发展,形成了不同的共同体的个性。共同体通过对财富的掌控实现其管理个人的目的,个人与共同体之间因此形成了对立的关系。通过交换价值表现出来的物的力量越小,“把个人互相联结起来的共同体的力量就必定越大”^{[7]104},个人的个性就越是淹没在共同体的个性中。因此越往前追溯,共同体所显现出来的管控力量就越明显。不论是行会制度,还是氏族的图腾力量,都是共同体力量的代表。马克思认为“自由个性”的实现,即“真正共同体”的建成,是个体的人的个性与整体的共同体的个性达到真正统一完美契合的评价标准,是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协调一致的完美呈现。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共同体是人为了谋求生存自发形成的社会形式,共同体与个人的利益基本一致。个人的个性同所处的部落、氏族、公社的个性基本一致,带着鲜明的血族印记。原始共产制中虽然有着这种协调一致,但此时人的个性是通过共同体的个性表现出来的,在二者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在阶级社会中,统

治阶级通过共同体掌控了绝大多数社会资源。为了实现掩盖在共同体利益之下的阶级利益,统治阶级通过政治统治要求被统治阶级牺牲个人利益,以实现其阶级利益,个人的个性与共同体的个性日渐背离,形成对立。

随着“物的依赖”对“人的依赖”的取代,物质利益化身交换价值成为整个社会趋之若鹜的目标。自由竞争为每个人成为有个性的人创造了平等的机会,摆脱了封建等级烙印的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个性发展。然而在资本逻辑主导的经济社会中,全新的共同体成为了资本实现利益的工具,共同体的个性与个人的个性均披上了货币的外衣。在个性与共性的较量中,作为个体的人的个性与作为整体的共同体的个性在冲突中趋向同一。人的全面异化使每个人褪去了个人的个性,穿上了共同体的共性外衣,被淹没在整齐划一的庞大的商品堆积中。这种共同体的个性与个人的个性看似高度统一,实则相去甚远,资本的个性取代了一切个性,成为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主导。欲将人从全面异化中解脱出来,重新具有人应有的个性,实现个性的全面发展,共同体的重建十分必要。

“真正的共同体”是人的交往充分发展的产物,不再是实现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的手段,而是充分发展个性的联合体。在一切阻碍个性实现的羁绊逐渐消解的过程中,人的个性发展才能与社会的发展趋向一致,每个人的个性发展才能成为所有人个性发展的条件,最终社会蜕变成为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9]294}。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4] 汪信砚. 当代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An Analysis of the Essence of Marxism's "Free Individuality"

WANG Rong

(1. School of Marxis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Taiyuan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030032, China)

Abstract: Marxism's thought of free personality is an important clue in his thought of human liberation. The connotation of free personality in nature, namely, what "free individuality" i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Firstly, on the premise of universal material transformation, "the free individuality" of a realistic person should be realized through the dialectical movement of individuality and dependence. Still, "free individuality" should be an important value yardstick to measure man's all-round development, that is, the all-round promotion of people's ability and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and needs. Additionally, "free individuality" should be a harmonious unity of every single individual and all people; it is also a harmonious unity of individu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 harmonious unity of individual interests and community interests.

Key Words: individuality; free personality; dependence; all-round development